

里根家庭秘事

【美】
哈蒂·哈维·哈维
著
蔡州译

WUJIAO

五角丛书

·文学·艺术·生活·教育·科学·军事·体育·音乐·影视·

本书以纪实的手法，
描写了里根总统在
进入白宫前的生活。

本书以纪实的手法，
描写了里根总统在
进入白宫前的生活。

本书以纪实的手法，
描写了里根总统在
进入白宫前的生活。



海文化出版社





五角丛书

里根家庭秘事

(美) 帕蒂·戴维斯著 汇 慧 百 州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欧琳

封面设计：陆震伟

里根家庭秘事

汇慧、百洲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 字数91,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00册

ISBN 7-80511-005-0/I·2

书号：10077·3087

定价：0.50元



里根全家合影

(左起) 长女艾琳、她孙林、孙卡梅伦、长子迈克尔、里根、唐希、孙女帕蒂、孙子罗纳德。

里根的童年

(左起) 父亲、哥哥、里根、母亲。





里根、南希及他们的孩子帕蒂及亚莉德。

里根(左一)和新娘南希·戴
维斯(左二)在切结婚蛋糕。



目 录

序曲	(1)
第一章	父亲的决定	(3)
第二章	风波初起	(6)
第三章	啼笑皆非	(11)
第四章	意外的发现	(16)
第五章	情窦初开	(21)
第六章	爱的滋润	(31)
第七章	乌云笼罩	(37)
第八章	从痛苦到吸毒	(41)
第九章	爱与恨的交织	(49)
第十章	对立公开化	(56)
第十一章	信念之争	(65)
第十二章	第一次挂断电话	(73)
第十三章	沉痛的打击	(78)
第十四章	罪恶的拘留	(92)
第十五章	新闻人物	(99)
第十六章	紧急保护措施	(105)
第十七章	家庭密谈	(107)
第十八章	政策的牺牲品	(111)
尾声	(120)

序 曲

我们被匆匆推搡进一辆高级轿车，那是无头无尾的汽车长龙中最耀眼的一辆。我透过车窗凝视着那疯狂的人群，他们的骚动震撼着总统就职日的首都，犹如五十年代影片中人们扔碟子砸市中心的场面一般。人群沸腾，道路堵塞，直升飞机在头顶上空盘旋，警笛声碰撞在建筑物上反弹进我的耳朵里。时间飞快地流逝。少顷，我父亲在青灰色的天空下宣誓就任了美国总统。

进了白宫，我们被领上楼，等候在那儿的仆人们纷纷向我们作自我介绍；另一些殷勤的人们进进出出十分忙碌。父亲来到起居室，坐在那长沙发椅上，环顾四周，仿佛在努力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现在这儿就是他的家。

“总统先生，您需要什么吗？”

“先生，车队定于八时出发。”

“先生，一些文件已呈交于您。”

布赖恩漫步来到起居室，转动着脑袋到处张望，从高高的天花板张望到长毛绒地毯。

“嘿，爸，这就是他们给你的客厅啰？”

他推推墙，好象墙壁会裂开通向一条秘密走廊。“老了一点儿，但愿没有白蚁。”

“布赖恩，”母亲脸色忧郁地说，“你穿着一身笔挺的衣服，干吗整天套着那双牛仔靴不脱呢？”

他望着脚：“怪不得摄影记者老盯着我这两脚拍。”

父亲审阅着一迭文件说：“哈丽特，我觉得今天宣誓就

职，我们不该用家里那本旧的《圣经》，那封面都烂了，我真担心那玩艺会散落开来被风吹跑。”

“不过没散，亲爱的，一切都很妥当。伊丽莎白，你在等格里格的电话，跟交换台打过招呼没有？”母亲说。

“打过两次招呼了，妈。”

“他什么时候到达？”

“今天晚上。”

母亲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查看家具、布帘和墙壁。

“这儿可真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想象一下所有那些在这屋子里住过的人。不过，天哪，我可得马上把它重新装饰一番。”她说。

我努力去想象、去敬畏，然而我所能感觉到的却只是麻木。仿佛我是由于阴差阳错，才闯入这个境地的。我眺望着窗外，看着远处大铁门外的人群。倘若他们知道，虽然他们站在铁门外，比起我却更是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不过是个局外人，一定会十分惊讶。我虽然感到虚幻和不自在，但父亲宣誓就任总统却不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

第一章 父亲的决定

当我坐等电话铃响的时候，所有那些导致今日的岁月相继闪现在我眼前……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我们聚集在父母卧室里。（家庭会议都在这个房间里召开。）母亲和父亲坐在壁炉两边晶蓝色锦缎椅子上，我坐在他们的床头，形成一个和这种场合相称的半圆形。布赖恩懒洋洋地躺在地板上，表现出一个十一岁孩子的冷漠态度。这是一个夏天的夜晚；我聆听着通向花园的大门外蟋蟀的鸣叫声。

“我之所以叫大家来，”父亲说，“是因为我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我觉得胃收紧了，双眼寻求着能够借以排遣的事物。我看到壁炉台上搁着一幅我和母亲的画像，那是在我两岁左右的时候画的。

画像中，我那一双眸子在光线和淡淡的色彩之中十分引人注目——又大又黑，透着疑惑，似乎并没有注视任何一样具体的事物，却充满着疑问。每当我从画像前面走过，都不由自主地被自己那双幼稚的眼睛所吸引，但是我怎么也记不清这幅画像是怎么画成的了。

“伊丽莎白，你可在听你父亲说话？”

“在，妈。”

“不，你不在听，你在发楞。”

我转过脸来，瞧着父亲。

“我马上就要宣布这项决定，”父亲说，“但是我觉得应该先跟我的孩子们说一声。”

“妈已经知道了？”布赖恩漫不经心地问。

“她当然已经知道了。”我对他说。

妈妈知道，我也知道。从这几个月里，不难预料到这一点——演讲，新闻广播摘要，来来往往的陌生人，——其实，我不是早在这之前就知道了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尽管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却一直担心着它的发生，那时我已经预感到这股力量注定会把我们都摧毁掉。

“对此我作了慎重的考虑，”父亲接着说，“我已决定竞选州长。”

布赖恩把脸转过去瞧着他们，双肘支撑起上身。“我得换学校吗？”他问，毫不掩饰其厌恶的情绪，“我们还得在萨克拉门托住下去吗？”

“到了桥头再过桥^①，”母亲说。

我与父母不同，宁愿找桥过，现实中的桥也好，想象中的桥也好，能过多少就过多少，然后再根据情况制订出自己的路线。我坐在那儿盯着那条东方地毯上的花体文字，沉溺于这些永远也破译不了的文字之中。

“你们有什么要问的吗？”母亲问。“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抬头瞧着父亲问：“什么使你作出这个决定的，爸？”

“嗯，贝思，”他说着转过脸来，“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几年来，这儿发生了什么你全看到的，许多重要人物、许多好人在指望着我，你不愿我使他们失望，对吗？”

“这些人比我们更重要吗？”我抱怨道。

“伊丽莎白！”母亲的嗓音割断了我的抱怨，“这是你父亲一生中一项重大的决定，是他的一次极好的机会，你应该

^① 英语谚语，意即“不要杞人忧天”。——译者

为此感到自豪才对。有些人甚至认为你父亲有朝一日可以成为总统呢。”

“总统?!”布赖恩脱口而出，“那我到哪儿去上学？在白宫里?”

“得啦，布赖恩，”我说，“上学不会成问题的。”

“那么，你认为为什么会成问题呢，贝思?”父亲耐心地问道。

我不知道。我是想告诉父亲，我不想要他当州长，不想要他从事他和母亲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生涯。

“嗯，我的话讲完了，”父亲说。“但愿没有使大伙儿扫兴。”

布赖恩看电视去了，我来到屋子外，……街上的灯火象钻石在黑天鹅绒上闪烁。我是从德冯——北亚利桑那一所寄宿学校——回来度假的。那里晚上看不见灯火，只是一片黑黝黝的荒野，一阵阵风儿把大地吹得光溜溜的，把一团团风滚草刮得乱滚乱跳。

我纳闷，一旦父亲当了州长，我在那儿的生活会不会改变？人们对待我的态度会不会两样？至于他会不会在竞选中获胜这一点我不疑惑，我已经估计到了结局。

第二章 风波初起

我八岁的时候已经开始注意到，我们在餐桌旁的谈话毫无例外地要涉及政治。那时候，父亲在电台电视台工作，是国立汽车公司的发言人。如果谈论汽车，我当时会感点儿兴趣——因为那是摸得着看得见的玩艺，是一个八岁的孩子能够理解的东西。然而，我们在餐厅里听到的尽是什么见解呀、哲学呀、阐述呀，以及诸如“命令”、“自由主义者”等字眼儿，尽是关于爱尔克、尼克松、卡斯特罗和赫鲁晓夫的谈论，以及有关竞选运动、支持者、选民、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事。哪一方获胜我都不赞成，我希望所有这些玩艺从地面上消失。对于我来说，政治是一些我不认识的人名，是一些我不理解的字眼。政治在我们家成了一个危险的精灵，它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具有威胁性，直到它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睡在我们的床上，伏在我们的餐桌底下，伺机吞没掉我在自己的天地里所依赖的一切。

有一天，父亲对我们说：“一旦空袭警报拉响了，大家都往化妆室跑，因为那儿没有窗户。”他们的化妆室很宽敞，四壁都镶着镜子。一个人走进去即刻变成许多个。他的告诫没对我产生多少影响，倒是想到可能要在这个房间里呆上几小时，被自己的映象包围着，觉得很可怕。

虽然我尚无法弄清我的敌人是谁，无法予以打击，但是我可不愿意消极地袖手旁观，也不打算屈服或让步。话题一涉及到政治，我就不想听，当然也不想掺和进去。话题一朝那个方向转，我就突然地、故意地、全神贯注地欣赏我盘

子里的任何食物。餐桌上，关于俄国人和来自北海岸的参议员的谈论在我的头顶上嗡嗡作响。父亲母亲不时地停止谈论，征求我的看法，我回答说：“我？呃，对不起，我不在听。”这是大实话。

有时候，他们只顾谈论，不来打搅我。有时就不那么运气，父亲会把正在谈论的话题中最显著的论点摆到我面前，然后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说：“不知道。”如果这一招再不能奏效，我便只好附庸那更为普遍的观点了，——确定这样一种观点并不费事儿，因为我父母通常形成一条统一阵线。不过这一招也不是永远奏效的。大概我的模样儿长得不象那些轻易赞同他们观点的人。我在心里嘀咕，得多看些西部电影，学学那些家伙毫无表情的脸儿。

末了，我带着几分灰心，又采用了一种新策略：吃饭的时候，从椅子上往下掉。这还真把话题给转移了，但只是一时片刻；我一回到椅子上，话题也就跟着回到了政治方面。我的办法是：不停地往下掉。一顿饭我竟能设法掉在地上六次，甚至七次。我除了象个吃不饱的饿死鬼之外，把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从椅子上往地板掉的运动之中，使得父母怀疑我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小布赖恩坐在他的椅子上，瞪大眼睛朝我直笑，好象他清楚我在搞什么鬼似的。

一把新椅子搬到了餐桌旁给我坐，比以前那把沉重，还带有扶手。从这把椅子往地上掉就困难多了；我虽然不太机灵，却也成功地从那把椅子上掉到地板上。

一天晚上，我找借口从餐桌旁溜走了。刚出门我就听见母亲对父亲说：“我真为伊丽莎白担心。”通过门缝我窥见到母亲把身体向父亲倾斜过去，好象谋划什么机密似地说：“她好象坐在椅子上难受似的。这种事情我从未听说过。或许我们应该请哈里森医师来看看？”

学校里的老师也开始观察我了，仿佛我是一只用于教学实验的小老鼠。我估计是母亲给学校打了电话，打听她

女儿在行为举止方面是否有反常的表现，比如，是不是常从椅子上掉到地上。

我被带到哈里森医师那儿作了一次检查。他摸摸我的头，把头发弄得象草窝似的，又拧拧我的脸蛋，然后用冰凉的听诊器在我胸口捣鼓。接着他把体温表塞进我嘴里，这时我有点害怕，是不是我闹得太过份了？要是他们认定我得了一种古怪的病，对我进行“无症下药”的医治怎么办呢？又要打针又要吃那些苦得要命的药丸儿，弄不好还要开刀，在我身上割掉点儿什么。

我决定结束这场闹剧。每餐饭我都稳稳当地坐在餐桌旁，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仿佛从未恶作剧过。不久，那把带扶手的椅子给搬走了，原来的那把又放回到餐桌旁。

父亲长相俏，显得刚毅，加上嘴巴又巧，帮国立汽车公司推销掉无数辆小车。当然啰，他因此也得了一份丰厚的薪水。五十年代末，国立汽车公司闹出一桩令人窘迫的丑闻，说是一辆核动力牵引车——挂车出了故障，造这玩艺他们投资几百万等等，弄得满城风雨。消息传开后，我们在本地电视新闻节目中看见父亲从一家餐馆出来，被一群记者穷追不舍。

“坎佛尔德先生，因为这事国立汽车公司确实会受到谴责吗？”

“我以为，他们已经提前领教过了，”父亲说着眨了一下眼睛。

“据说那辆挂车有泄漏辐射的毛病。”另一位记者大声说。父亲只管往汽车里钻，朝他们挥了挥手便溜之大吉。

我们一家人出门，人们能辨认出他的嗓音；走在街上，陌生人能辨认出他那张脸孔。后来，身居要位的人发现，我父亲那副朴实的可爱劲儿，比最新型号的旅游汽车还吃香。

不久之后，父亲便开始作演说，于是，我一向莫名其妙担心着的事发生了：政治占据了我们的生活。从此，父亲常常同一群象是银行家的人在密室开会。

有一天，父亲对母亲说：“你怎么会想到把那些人请来吃饭的？我没想到这一点。”她回答：“鲍勃，要想干出点名堂，这是免不了的。”于是乎，每周都有人来访，有抽雪茄的，有抽香烟的，还有抽烟斗的，他们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天南海北无休无止地穷扯。其中有的是参议员，父母要我跟他们握手，还要招呼一声“您好！”我不知道这些人究竟干什么活儿，只晓得他们开口闭口离不了政治。他们的妻子个个穿着皮大衣，戴着珠宝首饰。有一回，我问一个高个子白皮肤金头发绿眼睛的太太：“你戴的那些戒指可都是真的？”她低下头瞧着我说：“当然啦，宝贝。”这时，母亲慌忙把我赶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

“这些人干吗老是往咱们家跑？”

“他们都是些头面人物，伊丽莎白。他们能帮你父亲很大的忙。”

“帮他做什么事？”

“那你就甭操心了，亲爱的。你上楼去和布赖恩玩不好吗？”

父亲受过教育，又能说会道，在这批混迹政界的社会名流中，非常活跃。他与这些人相处得很融洽，不久便成了共和党的高薪代言人。他天生是个善于辞令的人。他这些使他出人头地的气质，正是我永远也无法把他整个儿地当作我生活中一个组成部分的因素。

我父亲对别人训话，他的丈人塞缪尔对他训话，而我呢，因为他们俩的话我都不听，常常受训挨骂。塞缪尔外公说，母亲象我这么大的时候是个乖孩子，我应该象她那样才是：“哈丽特小时候从不回嘴，上教堂做礼拜一动不动，从不烦躁。”

谁烦躁不安，谁认真听讲，塞缪尔外公一清二楚。他是长老会大教堂的传道士。每逢星期天，父母给我套上一件浆硬的蝉翼纱外衣，两人把我夹在中间带进教堂入座。

做完礼拜，我们去外公家吃午饭。外婆在我出世前就去世了，可是她那些挂在墙上、搁在书架上的像片却总是盯着我们瞧。在那些像片里，她都穿着高领花边罩衫，黑天鹅绒碰到了下巴颏儿，我纳闷，她会不会是给捂死的。屋子里搁着几碟糖果，装得满满的。塞缪尔外公对父亲说：“要想把听众捏在手心里，你必须懂得怎样一把抓住他们。”这时候，我便小心翼翼地用指甲在巧克力上挖个洞，看看里面的芯子我爱不爱吃。

有一天那儿没有巧克力，没办法，我就只好坐在长沙发上，听塞缪尔外公开导父亲怎样作演讲。

“听着，罗勃特，有些词儿我们叫做响声词，比如‘自由’、‘道德’、‘家庭’等，这种词儿最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你得学会用噪声突出这些词儿——加大音量，提高声调——当然啰，孩子，援引《圣经》来支持你的主旨是不会坏事的。要利用仁慈的上帝赐给你的一切工具。”

几年以后，我坐在礼堂里听父亲为一位总统候选人作演讲。他用圆润坚定的噪声谈论着自由，谈论着作出道德上的抉择的责任以及家庭结构的力量……听着听着，我想起了那天在外公家的情景。外公当时的训导是正确的，我看见周围的人们一个个抹着眼泪，起身鼓掌，掌声雷动。

当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处境艰难时，父亲常常应召去各处演讲，鼓动大众，以实现共和党的目标。尽管他的努力并没能使投票站里出现奇迹，但是听众对他的演讲和主旨反映强烈。于是，常来我们家密室谈论政治的那伙人便推举他为下一届州长候选人了。

第三章 啼笑皆非

十一月的一个夜晚，我站在寄宿学校的电话机旁，透过窗户眺望那电灯光亮与夜幕黑暗相交接的地方。一阵风起，吹得地面上的落叶直滚，沙沙作响，黑暗之中不知从那儿传来一声猫头鹰的鸣叫。我明白我的生活永远不可能象过去那么安宁了；我也明白我要么抵制这种变化，要么就逃避，别无选择。可是我既不想抵制也不愿逃避。

“伊丽莎白，亲爱的，这是你父亲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事儿，你还不清楚吗？起码你得向他表示祝贺吧。”

“妈，可以问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亲爱的。”

“你干吗不能象别人那样叫我贝思呢？”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亲爱的。你知道这事十分重要。”

我没能继承母亲的庄重劲儿，放纵地叹了一口气。我压根儿不赞成父亲参加竞选。他获胜了，我又怎能装出高兴的样子来祝贺他呢？

沉默一阵之后，母亲说：“你父亲就在隔壁同一些人谈话，我这就去叫他来跟你说几句。”

“妈，等一等……”我听到她搁下话筒走了，不一会儿，又听到双扇门咣地一声关上了，接着便是父母的耳语声……

“贝思吗？”

“你好，爸。”